

山东文艺出版社

西游记

四大名著经典汇评本

● 吴承恩

著

● 李卓吾

黄周星

评

上





西游记



● 吴承恩 著 ● 李卓吾 黄周星 评 ●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四大名著经典汇评本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游记 / (明) 吴承恩著; (明) 李卓吾, (明) 黄周星评; 袁世硕, 伍丁, 闻雁整理.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7. 8

(四大名著经典汇评本)

ISBN 978-7-5329-2676-3

I. 西… II. ①吴…②李…③黄…④袁…⑤伍…
⑥闻…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2100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75×250 毫米 16 开
印张/52.25 插页/8 千字/1005
定 价 42.00 元(上、下)

前言

袁世硕

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西游记》要算是最驳杂的一部书。它糅合进了佛、道、儒三家之言,颇为齐全地让佛、道两教的神祇、仙人都登场表演,时而讲“禅心”、“六贼”、“圆觉”,时而讲“真性”、“元神”、“凝玄”,故弄些玄虚。而在这佛、道兼容的神仙世界里,又以直写或隐喻的方式,注入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时而掉书袋式地丢出几句儒家圣人的至理名言,似庄而谐,令人解颐。

正是这样一部小说,一方面赢得了多种文化层次的读者的广泛喜爱,各有所好,各取所需;另一方面却给小说评论者造成了麻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近些年来,对它的诠释方才贴近了这部小说的实际,说得较为圆通、中肯。

对这样一部神魔小说,要想做出比较确切的、与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吻合的理性解析,首先考察一下它的成书过程,作为小说情节主体的唐僧取经故事的演变过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这中间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这个本来是弘扬佛法的故事,怎样会加入道教的内容,又怎样蜕变为富有文学魅力、情趣的小说,以及由其自身矛盾所形成的艺术特点。

一

像中国早期的几部长篇小说一样,《西游记》写的唐僧取经故事,也是有历史事实的根据。唐太宗年间,玄奘去天竺诸国取经,历十七年之久,备受艰难困苦,归国后译成佛家经典七十三部,堪称历史伟人。沙门慧立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其旅途诸般经历,如山河险阻、气候严酷、野兽威胁、强人袭击,以及所见异国风貌、奇特的自然现象,自然不免带有些宗教的神秘色彩,从而也就成了后来日渐虚幻化的底本。

唐代寺院盛行俗讲,玄奘取经故事理所当然地成为俗讲的题材。今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刊行时代可能是宋末元初,然就其散韵相间的体制,各章标题中多有“处”字,以及若干语言现象,如“喊”字刻作“噉”,与俗讲变文实为一家眷属,其成书年代有可能在晚唐五代。这本《取经诗话》远远离开了史实。“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自愿“来助和尚取经”,自此改呼“猴行者”,充当起后来孙悟空的角色。中途降伏的深沙神,化做金桥,托定取经人渡过沙漠,虽未加入取经行列,也显然是后来的沙僧的前身。九龙池降虺头鼉龙,抽其脊筋,给法师结成绦子,系于腰间,从此

“步行如飞，跳过有难之处”，与后来驮唐僧西行的白马，亦当有血缘关系。尽管在此《诗话》中，猪八戒连点影子也没有出现，但取经故事的间架已初具规模。第六章“过长坑大蛇岭处”，取经人见“坳上有一具枯骨，长四十里”；又遇“一道野火连天，大生烟焰，行去不得”，取经人“将钵盂一照，叫天王（大梵天王）一声，当下火灭”；接着又遇化做“白衣妇人”的白虎精，猴行者作法，使白虎精腹内生出一猕猴，最后变作一块大石，撑裂肚皮。后来《西游记》中写的过火焰山、三打白骨精，便是由之生发出来的。第十一章“入王母池之处”，法师要猴行者偷蟠桃，猴行者称八百岁时曾到此偷吃蟠桃，被王母捉住，打了千百铁棒，至今肋下尚痛；法师还是要猴行者去偷，树上落下三颗蟠桃，变成三个孩儿，法师不敢吃，猴行者拿在手里，又化为乳枣，吞入口中，将枣核吐于西川，那里地中便生人参。这也显然是《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蟠桃会，取经路上偷吃人参果两段情节的原始依据。值得注意的是道家的神仙西王母，在《取经诗话》形成的阶段，已被纳入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了。

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的进一步丰富、发展，是佛、道两教并盛的金元明时期。现存明刊《西游记》杂剧六本，题吴昌龄撰，近世论者推断为明初杨景贤作。这部多本杂剧，较之《取经诗话》，更着重演取经的缘由、队伍的扩大：前两本演三藏法师的出身、启程，中间两本演收孙行者、沙和尚、猪精八戒，第五本演过女人国和火焰山，最后一本便是取经成功，返回东土。内容有所增减，《诗话》中的恶兽蛇、狮之阻难已不见，但与《诗话》中的承传关系，仍然是明显的。孙行者的神通更大，性情带有了几分野性，取经是被迫的，但还是出自“花果山紫云洞”，以前曾经闹过西王母的蟠桃会；过女人国和火焰山，也是依《诗话》而生发。在取经途中收妖降魔，不只是由观世音取代了《诗话》中的大梵天王，助战的还有李天王、哪吒三太子、灌口二郎、华光天王，一批道教的神道进入了唐僧西天取佛经的故事中。

据古朝鲜汉语书《朴通事谚解》（据相当明前期成书的《老朴集览》编订而成），元代曾经有过一本名作《西游记》的平话，并已刊行。这部书的卷下有一段假设的对话：一人说想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一人说为何要买“那一等平话”？那人回答：“《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下面便叙说孙行者过车迟国和伯眼大仙斗法的一段情节，与小说《西游记》第四十六回相较，虽然简略，而内容非常相近。书中还有几段注文，介绍了三藏法师的简历：孙悟空原是“花果山”“水帘洞”的老猴精，曾偷蟠桃，偷老君灵丹，偷王母仙衣，被玉帝遣灌口二郎擒获，压在花果山石缝内等事；以及随三藏法师取经的还有沙和尚和黑猪精朱八戒，一路“降妖去怪，救师脱难，皆是孙行者神通之力也”；还有一段叙及唐三藏西天取经，过多少恶山险水，见多少怪物妖精，注文列举了“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可以想见降妖驱怪的情节已相当丰富，随着神魔斗法的情节的增多，故事的趣味性增强了，原来弘扬佛法的意旨也就相对地

被冲淡了。为了增多降妖驱怪的情节及其趣味性，让读者感到“热闹”，将道教繁多的神仙、真人拉进取经故事中来，借助于某些缘故造出一些与天宫、道尊有关系的妖魔，形成佛、道互补的混合局面，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袭了这样一个完整而丰富的宗教题材，明中叶问世的小说《西游记》，怎么会成为一部流传了数百年的小说名著呢？

这里回避开有争议的作者问题，直接进入《西游记》的小说世界吧！

二

《西游记》不再像先出的《诗话》、杂剧那样，先叙取经的因由，在猴行者加入取经行列之时，仅对其来历做一番非情节性的交代，而是把孙悟空摆在了小说的开头部分，用了七回的篇幅，详细地写了他的出身、取经前的作为。这不仅是表明了孙行者进一步地成了小说的第一主角，叙述者最钟爱的人物，而且也显示了小说内在意识的变化和与取经故事原旨的离心倾向。

孙悟空的出身带有超越佛、道传说的神秘性。他没有脱去以前取经故事赋予的猕猴形貌，依然是一副猴精的样子，却不是一般的年久成精的老猕猴，而是一个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自然化育的石猴；也不带有小说中出现的包括玉帝、老君、如来佛在内的一切神道、妖魔的世俗辫子，既不属于佛，也不属于道。他的授业师父，据说是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讲的是道家的《黄庭经》，亦佛亦道，却更像是一位超然独居于三界之外的隐迹遁形者，从未参与一切事务和斗争，也可以说不佛不道。这种本乎自然、恍兮惚兮的神秘性，意味着他既超越凡俗，又超越佛、道，象征性地预示了他后来的任性、难驯。

前七回写了孙悟空任性而为、桀骜不驯的举动：闯龙宫，借兵器，四海龙王俯首帖耳；闹冥府，十殿阎罗王拱手听命，任他勾销生死簿中的猴属名字；大闹天宫，搅乱瑶池蟠桃会，偷老君炉里的灵丹，玉帝亦无可奈何。龙宫、冥府、天宫，佛、道徒编造出的这三个世界，关系着世间人的生活、生死、祸福三个方面，当世间人还不识其虚幻无稽的时候，便有着幻想的现实性，认为世间人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些神祇的意志中，从而成为人们精神上的祈求对象和威慑力量。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困苦不幸的时候，也会产生逆向性的心理，期望摆脱这些神祇的约束、支配。孙悟空的这一系列的举动，不论小说的作者是否意识到，实际上正是曲折地反映着这种不止是属于他个人的逆向心理。

闹冥府的情节，今天看来是最荒唐的，但在产生小说的那个时代，却是有着最现实的意义。在民间宗教迷信中，冥府是掌握世间人的生死轮回的机关，被渲染得极其阴森恐怖，大小鬼判面目凶恶狰狞，对世人的精神形成十分强烈的威慑，不敢轻举妄为。小说描写冥界，抛开了恐怖色彩：孙悟空打死了阎罗王差来的勾死鬼，挥动金箍棒，一路打入森罗殿，吓得十殿阎罗王唯命是从，从注定众生灵生死轮回的簿籍中，强行勾销了同类名字，然后摔下生死簿子，说道：“了



帐，了帐，今番不属你管了！”又一路打将出去。（第三回）这可谓一扫阎罗王的权威。孙悟空的这番话，可以说是调侃，而调侃便有嘲谑的意味，个中也不能说没有映射出尚处在迷信鬼神状况中的芸芸众生希望摆脱生死轮回的心理。

小说因袭了道徒们编造的材料，绘出了一幅完整的完全类似封建朝廷的天宫图像，但却不再是显示其严庄妙相，显示其神圣、威严。孙悟空手持一条金箍棒，便把它搅得个天翻地覆，几乎不可收拾，严庄妙相被撕得粉碎，神圣和庄严荡然无存。当如来佛被请来向孙悟空兴师问罪时，孙悟空的回答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句从凡间借来的粗率的石破天惊的话语，直是对被说成是主宰天地万物的神道的永恒性的怀疑、挑战。如果径直地说成是农民起义的反映，自然是把精神领域里的现象看得简单化了。然而，就这种幻想的情节和话语的本源来说，不管作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也是对现实中主宰天下万民的皇权不可动摇的观念的挑战，或者说是开了大玩笑，个中也寄寓着对现实中凌驾社会之上的朝廷的离异之心。这在当时叫做异志、二心，是罪当灭族的事情，只能在被视为不经之谈的幻想小说中，才找到表露的机会，并如此堂皇地表露出来。所以，不论是否明乎其间奥秘的读者，都会从这稀世之音里，分享到快意、欣慰。

唐僧取经的故事，原是弘扬佛法的，后来加入了道教的神道，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原旨被冲淡了，但大旨没有改变。《西游记》小说一开头就把热情赋予了孙悟空，借着原有的一点因由，渲染其对诸界神祇的轻慢、桀骜不驯，便显示了与取经故事原旨相悖的倾向，注定后面的取经故事也要发生肌质的变化。

三

《西游记》演述的还是唐三藏西天取经故事，取经人还是前已结成的僧徒四众，沿途排除险难、战胜妖魔的内容更丰富，更热闹。八十一难多数还是仰赖神佛（其中突出了观世音）的帮助，如来佛高高在上，法力无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四众最后取经成功，终获正果。如果这样概括这部小说的内容，它与先出之《诗话》、杂剧、平话，一脉相承，并无二致。

事情还不只是这样。小说的多数回目，如“外道迷真性，元神助本心”（第三十三回），“群魔欺本性，一体拜真如”（第七十七回）等等，以及插进情节里外的许多韵文，如“佛说蜜多三藏经，菩萨扬善满长城。摩诃妙语通天地，般若真言救鬼灵”（第十五回），“法王灭法法无穷，法贯乾坤大道通。万法原因归一体，三乘妙相本来同”（第八十四回），混杂着佛、道经文的口头禅，将许多情节的内容归纳为令人似懂非懂的玄言佛理。如果由此来看，小说较之先出之《诗话》、杂剧、平话，佛、道互补的宗教色彩更为浓重。

然而，即便如此，《西游记》小说也没有成为一部顶礼神道、弘扬佛法的说教书。因为在这既定的取经故事的大框架里，在许多与各种妖魔斗法的生动有趣的情节里，作者注入了寻常的世态人情，如鲁迅所说：“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

亦通世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中）》）这样，读者从小说里既看到了光怪陆离、绚丽多彩的斗法情节，游心娱目，又从中领略到人世间的形形色色的内容，感到亲切、快意，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譬如说，取经人僧徒四众，无论是唐三藏，还是原属神魔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便各具人之性情。唐三藏之心慈面软，又不明事理，遇到险难便埋怨别人。孙悟空机智、好斗，玩世不恭，时而揶揄神佛，捉弄猪八戒。猪八戒最市俗，呆头呆脑却经常耍小心眼，口馋，偷懒，好说谎，又标榜自己最老实。沙和尚厚道，埋头挑着那一副担子，寡言少语，才是典型的老实人。四人四种性情，都反映出现实生活中人的某些特征，他们之间的亲和、纠纷、调笑，便打破了旅途中的寂寞、枯燥，生发出种种读者并不陌生的生活情趣，是是非非自在其中，读者自能意会，从而进入了品味人生的境界，读者也往往置书中那些似懂非懂的玄言佛理于不顾了。

小说取经部分写入多样的世态，大概言之是两种方式、途径。一是在取经人的行程中塞入了在前七回里无立足之地的世间诸色人物，并以现实生活的原样显现其世俗面目。黑风岭附近一座观音禅院的那位老和尚，和取经人斗富，已见其凡心未泯；看了唐僧有一袭宝贵袈裟，便生出贪心，竟干起放火杀人的勾当。（第十六回）在天竺国铜台府地灵县里，僧徒四众惩治了打劫的毛贼，反被诬为劫财害命的强人，号称“平生正直，素性贤良”的刺史大人竟不分皂白，用酷刑逼供，押在牢狱里，禁子们又把他们推入辖床，乱打一通，勒索钱财，直似封建官府衙门的真实写照。（第九十七回）车迟国、比丘国里，都是国王庸弱、昏聩，妖道或恃法术，或进美女，成了挟制国王的国师、国丈，一个恣意迫害僧人，一个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给国王“煎汤服药”。（第四十四回、七十八回）妖道虽非凡人，情节是虚幻的，但这种荒唐的事情，岂不正影射出这部小说写定时代嘉靖皇帝宠信道士，邵元节、陶仲文之流以烧炼符咒、进长生术而得幸的朝政腐败的荒唐情况！

更有意思的一种方式，是小说的叙写中，将世俗人的庸俗习性，也程度不同地加在了神佛身上，连道教最早崇奉的至尊之神老君，佛祖如来佛和民间信仰中最圣洁、慈悲的观音菩萨，都没有逃脱被揶揄、嘲谑。孙悟空为救活乌鸡国王向老君讨金丹，老君开始硬是不给，讨价还价，还是怕孙悟空偷取，才取来葫芦故作“倒吊过底子，倾出一粒金丹”，好不舍得地说：“止有此了。”孙悟空假装要尝尝，试试真假，一口吞下，老君慌得一把扯住，攥着拳头要打，直到从孙悟空颌下的嗑袋里捻到那一粒金丹，方才罢休，好一副小家子气！（第三十九回）孙悟空抵不过红孩儿的三昧真火，向南海求助，观音菩萨先是卖弄自己的净瓶有“架海的斤量”，孙悟空拿不动，她轻轻地托在手掌上说：“待要与你拿了去，你却拿不动。待要着善财龙女与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只会骗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来寻你？你须是留些甚么东西作当。”（第四十二回）卖弄已算不得超凡入圣，还竟说出怕人骗去其美貌的龙女的话，就更庸俗了。西方净土也并不干净，佛经也不是白传，取经人到

如来佛的雷音寺里，就遇到了索取人事的麻烦。唐僧师徒远道跋涉，没有准备，得到的是数卷“并无半点字迹”的白纸，待到重返雷音寺告管经楼的阿傩、迦叶“捐财作弊”，如来佛竟说“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还说从前曾为人诵经，保他家安全，“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是“忒卖贱了”，简直像是以传经做交易了。下面还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二尊者（阿傩、迦叶）复领四众，到珍楼宝阁之下，仍问唐僧要些人事。三藏无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钵盂，双手奉上道：“弟子委是穷寒路遥，不曾备得人事，这钵盂乃唐王亲手所赐，教弟子持此，沿路化斋。今特奉上，聊表寸心。万望尊者不鄙轻褻，将此收下，待回朝奉上唐王，定有厚谢。只是以有字真经赐下，庶不辜钦差之意，远涉之劳也。”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迦叶却才进阁检经，一一查与三藏。三藏却叫：“徒弟们，你们好生看看，莫似前番。”（第九十八回）

在佛徒们所向往的极乐世界里，跋涉了万里的取经伟业竟变成了这样一幕世俗的闹剧，这岂止佛头着粪，简直粪涂佛头，画出个俗气不堪的丑脸，让读者忍俊不禁，哪里还会顶礼膜拜！

神佛原本是人创造出来的。古代的造神者和职业教徒抓住某些因由将他们心目中的伟人高士神灵化，把他们摆设在天堂或者别的神秘世界，使之超越凡俗、高高在上、庄严神圣、法力无边，成为使人敬畏、虔诚信仰的精神偶像。《西游记》小说沿袭着佛教取经的故事，依据佛、道原有的宣教材料，重新展现佛、道神祇的面貌，个中却发生了逆向性的转化，或者说半是顺从半是反其道而行之，将神佛从天上拉向了人间，还给他们世俗人的性情、品格。写他们像世间人一样的俗气，一样的计较得失，甚至庸俗、卑劣，也就抹去了加在他们头上的神圣灵光，变得不那么神圣，不那么令人敬重，不那么值得虔诚信仰了。

事情就是这样，《西游记》小说写的还是唐三藏取佛经的故事，但是在这个既定的大框架里，却充溢着多样纷繁的异己的内容，表露出离经叛道的意趣。在小说中，一切都被世俗化了，读者从神魔斗法里看到的往往是自己熟悉的社会诸相。将神佛世俗化，时而投以大不敬的揶揄、调侃，也便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其原是人为主的神秘性、神圣性，但觉得好玩，而丢掉了虔诚的敬畏。这就是《西游记》小说的精髓、价值之所在。

四

毋庸否认，《西游记》小说的内容是驳杂而自相矛盾的。宗教性质的题材和



揶揄神佛，嘲谑佛、道两教的具体细节的并存，便构成了自身的不和谐，形成无法消解的矛盾。这是这部小说的基本特点。但是，这并非不可思议，而是哲学、经济学、宗教、文学诸意识形态中合乎规律的现象。从事精神生产的人都是以先前的思想材料为前提，又不能不承受现实社会的无言的影响。这样，旧的思想材料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不能不受到修正、改造，遭到新的解释，发生内在的变异；新的思想，新的作品也往往穿着旧服装，拖着旧尾巴出现。所以，旧体系、旧语言形式和新思想、新内容常常不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呈现所谓“旧瓶装新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西游记》小说中，只不过表现得更突出、更复杂、矛盾更尖锐罢了。

唐三藏取佛经的故事原本是弘扬佛法的，在流传中接纳了道教的神仙参与其中，不无矛盾地融合在一起，到了写定《西游记》小说的明代中叶，社会关系、社会习尚、社会意识发生了变化，理学中出现了非儒薄经的异端之尤的李卓吾，文学思想中出现了尚真尚俗的公安派，文艺创作中出现了张扬人性、反礼教、反宗教禁欲的许多作品，如徐渭的《玉禅师》、冯惟敏的《僧尼共犯》、汤显祖的《牡丹亭》等，奏出了音调激越而富谐谑之趣的人文主义思潮的交响曲。一切神圣的偶像和清规戒律在这时都受到了怀疑、挑战。

唐三藏取佛经的故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也必不可免地受到这股人文主义思潮的侵蚀，内里发生了肌质的裂变，原来的宗教说教及其图像，遭到了世俗常情的诠释，天界与凡间等无差别，一切神圣一经轻轻点破，便大煞风景，不复为神圣了。这也就造成了这部小说庄谐并陈、化庄为谐的基本格调。

唐三藏取经故事从一开始便是串珠式的结构，取经人所经历的磨难，显示着其坚毅不拔和佛法无边的意思。《西游记》小说扩展为八十一难（描写简繁不一），原有意思没有完全消失，但描写的重点却转移向游戏、调侃、揶揄的谐谑之情趣。如过荆棘岭、过稀柿胡同，原始的意思是克服地理险阻，小说中没有让唐三藏为难受苦，而是依据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生活道理，让猪八戒施展其特殊的兵器（农家的钉耙）和特殊的体能（猪习惯用嘴拱物）的功用，开出了一条通道，可算是游戏之笔，富有童话之趣。（第六十四回、六十七回）在车迟国里，孙悟空与三个妖道斗法，比砍头、剖腹、滚油锅，都是生活中让人惊恐的事情，小说写来却成为孙悟空捉弄妖道，与周围观者逗乐的游戏，完全没有一丝紧张严肃的气氛。（第四十六回）与《朴通事谚解》中记载的这段情节比较，小说中逗乐的成分更重。

化庄为谐的另一种情况是喧宾夺主，在劝（崇佛）、惩（情欲未除）旨意十分明确的情节里，津津有味地详写并揶揄世情、世态，不背乎原旨，而兴趣却在彼而不在乎，谐谑超过劝惩。灭法国一节，内容是写发誓要杀一万个和尚的国



王，受到取经人的警告，便归心向佛。此一节的主要篇幅却是写唐僧四众进入灭法国，吓得改去和尚装束，战战兢兢，唯恐被识破。店家女主人以为他们是骡马贩子，想多赚些银子，热情接待。可是，他们既不吃荤，又不招妓，希望落空，唉声叹气，一幅逼真的世俗画。唐僧师徒怕夜间暴露出和尚头，竟睡进一个大柜子，又被店内伙计勾来强盗抢走柜子，出了一番洋相。小说作者为了利用僧俗的反差造趣，连取经人也遭到了嘲谑，最后规劝国王改心崇佛，也就成了不起眼的余事。（第八十四回、八十五回）“四圣试禅心”一节，在禁不住美女诱惑的猪八戒身上大作文章，猪八戒丑态百出，出语下流，还让他蒙起脸来摸女人，名曰“撞天婚”，来回扑抱、扑摸，一个也没有摸到，跌得嘴肿头青，结果却是被吊绷到树上。此节虽为考验取经人而设，意旨明白，但如此这般的庸俗闹剧，也就只有恶谑而无严肃性了，更何况还给佛、道两家的女神——黎山老母和普贤、文殊两菩萨，起了“真真”、“爱爱”、“怜怜”之类俗气得类乎妓女的名字，让她们充当引诱男人的角色，岂不也是对高洁的女神开大不敬的玩笑！（第二十三回）

《西游记》小说中还往往随处生发，信手插入几笔，让孙悟空、猪八戒耍点调皮，说几句调侃话，就冲淡了、化解了神佛的威严、崇高。闹天宫是以如来佛擒住孙悟空告终的，孙悟空虽然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但他却在如来佛的手指间“撒了一泡猴尿”，留下一股“臊气”。（第七回）天上的这一兴师动众的伏魔壮举，经过这样几笔点染，便化作了一桩笑谈，胜利和失败倒变成无须计较的事情了。取经部分，这样的游戏之笔更多，有的还颇有深意，不止令人解颐。孙悟空在万寿山偷吃人参果，一怒推倒了仙树，惹了麻烦，被迫各方求神仙医树。福、禄、寿三星应邀到来，迎头加了一段猪八戒戏弄三星的小插曲。猪八戒先是就寿星的相貌，呼他“肉头老儿”，又将自己的僧帽套在他头上，笑道：“好！好！好！真是‘加冠（官）进禄’也！”（讽刺禄星专做这等勾当）寿星骂道：“你这夯货，老大不知高低！”八戒道：“我不是夯货，你等真是奴才！”福星道：“你倒是夯货，反骂人是奴才！”八戒又笑道：“既不是人家奴才，好道叫做‘添寿’、‘添福’、‘添禄’？”（第二十六回）这貌似插科打诨的玩笑，实则含有几分睿智、几分哲理。在车迟国斗法前，孙悟空带着猪八戒、沙和尚去三清观戏弄正在做醮事妖道，变作道教最高的三位神——元始天尊、灵宝道君、太上老君，让猪八戒将三位天尊的神像丢进“五谷轮回之所”。猪八戒口里念念有词：

“三清，三清，我说你听：远方到此，惯灭妖精。欲享供养，无处安宁。借你座位，略略少停。你等久坐，也且暂下毛坑。你平日家受用无穷，做个清净道士；今日里不免享些秽物，也做个受臭气的天尊！”

（第四十四回）

这不止冷讽热嘲，竟直是公然亵渎了。



《西游记》小说是驳杂的，充满矛盾的。作者接过来这个旨在弘佛的取经故事，又不得不采纳了自己既不当行又不信仰的佛理、玄言，但他富有人生阅历，洞察世情，有一颗愤世嫉俗之心，于是以游戏之笔，将自己体验到、意识到的充注于这个既定的故事框架中，笔驰骋于方外，心却紧贴着世间，时而假幻想暗示人生，时而径直地和盘托出，又禁不住以愤世之心来观照心灵中的神佛，神佛也就变得荒谬可笑了。他无法超越历史，也就只能在自己选定的取经故事的框架中，来表现自己的经验和心声，正如他最爱的孙悟空一样，带着一顶紧箍帽，不得不顺从神佛的旨意去取经，只是在有可乘之机的地方，做一番揶揄、嘲谑。

文学作品的价值和魅力，不在于题材，不在于抽象的说教，而在于具体的、生动的、形象的社会内涵和贯注于其中的理智、精神。正因为这样，《西游记》小说便理所当然地为世代的人们所理解、爱读。

五

《西游记》刊行传世之后，解说者甚多，先后出现了几种评点本。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提到过《西游真诠》、《西游正旨》、《西游原旨》三种，他评之曰：“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第十七篇《明之魔小说（中）》）可谓一语破的。

不过，在明清两代的《西游记》评点本中，也有并非完全随意附会地劝学、谈禅、说道的。鲁迅先生未曾提到的明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清初刊《西游证道书》两书，其中的评语就颇有价值。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是否出自李卓吾笔下，文献无证，近世学者多依钱希言《戏瑕》所说，疑为叶昼之的伪托。然而，不论署名是真是伪，其中的评语最平实、最贴近这部神魔小说的实际，能给读者许多有益的启示，在小说批评理论上也可堪称有所贡献，则是毋庸置疑的。

李评（姑用此称）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的作者并非佛道信徒，没有被《西游记》中那些禅语、道说牵着鼻子走，而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偶尔还说几句反语，直接就小说所叙写的情节、人物，随手写出个人阅读的实际感受，表示对小说作者的幻思、文笔的称赏。如第七回写孙悟空同如来佛打赌，自谓一个筋斗打到了天尽头，还顽皮地撒了泡尿，李评：“趣甚！妙甚！”第二十三回“四圣试禅心”，写猪八戒满心要入赘，却不敢明白表示，扭捏作态，李评：“描画八戒贪色处绝妙，只三个‘不要栽我，还从众计较’，便画无限不可画处。”意思就是写得

生动传神。这类批语虽然谈不上高明、深刻，却道出了一般读者普遍会有的阅读感受。李评之可贵，正在于这种朴素、平实，保持了阅读小说的第一境界，从而没有背离《西游记》的艺术实际，而且其中也就蕴涵着一些可供后世的研究者做理性分析的素材。

《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叙写的是虚幻的故事，“幻”是其重要的艺术特征。李评正由此着眼落笔，屡屡批曰“极幻”、“幻甚”、“奇幻”，称赞小说“思笔双幻”，引人入胜，令读者心旷神怡。如第三十三回写孙悟空设计用所谓的“装天”葫芦，骗换妖魔所持的真宝贝武器——能够摄入对手置于死地的金葫芦、玉净瓶，并导演了一幕“装天”的闹剧，使得天地间一时漆黑。李评：“说到装天处，令人绝倒。何物文人，奇幻至此！”第四十六回写孙悟空在车迟国与三个妖道斗法，赌猜宝，赌砍头、剖腹、下油锅，都是“丧性命”的事。然以诙谐的笔调叙出孙悟空大施变幻之术，每每化险为夷，妙趣无穷。李评：“看到此，哭人也笑，死人也活”，“作者、读者俱结大欢喜缘矣！”这是神魔小说《西游记》的艺术效应，也是其艺术魅力所在。优秀的神话、童话和幻想小说，大都具有这种品质和魅力。如果无视这一点，便无从解释《西游记》何以会引起古今各种文化程度的读者的兴趣，连不识字的尚无生活阅历的儿童都喜欢听孙悟空的故事。

《西游记》所写的虚幻故事，像一切幻想性文学作品一样，也是由现实生活生发出来，并借助现实生活的情理建构起来的，其中也必然烙印着、映射出现实的社会内容。李评的作者自然意识不到《西游记》中“幻”与“真”的关系的全部内涵，但却发现了它“说假如真”，“以幻为真”。如第十六回观音院老和尚爱上唐僧的袈裟，恨不能占有之，竟“号啕痛哭”。李评：“曲尽世上老贪之态。”第六十回写铁扇公主、玉面公主争讨牛魔王的欢喜，李评：“曲尽人家妻妾情状。”更多的地方只用“画”、“如画”一二字，称扬描写得真切。如果说这还是就细节而言，那么对小说的两个主要形象孙悟空和猪八戒的评语，就进入了人物性格的揭示了。如第三十二回写在平顶山孙悟空欺哄猪八戒去巡山，猪八戒偷懒睡觉，醒后自编谎话，都被变形跟踪的孙悟空看到、听到了，猪八戒出尽了洋相。李评：“描写孙行者顽处、猪八戒呆处，令人绝倒！化工笔也。”是的，情节是虚幻的，极度夸张的，而其中却包含着真实的生活内容，生动地画出了两种人的两种性情、两种表演，形神毕至，岂不可以赞之曰“化工笔也”！

正由于李评对《西游记》不是作为谈禅、讲道的书，而是当做小说来读、来评的，并且意识到小说“以幻为真”，所以也就随处就假作真，借题发挥，嘲谑虚伪的世态、统治者的昏庸，连神佛也没有逃脱受讥刺。如第十回写阴司判官受了魏徵的请托，放唐太宗还阳，李评：“原来阴司亦说分上。”唐太宗对十殿阎罗王表示感谢。十王说“只少南瓜”，李评又曰：“如此，十个南瓜便可作一场预修



矣。一笑。”第四十二回写观音菩萨听说红孩儿变作他的模样，大怒，“恨了一声，将手中宝珠净瓶往海心一掼”，李批：“菩萨也大怒？大怒便不是菩萨”，“火性不退，佛性自退矣”。这都是说菩萨也一样世俗。第七十一回里更就孙悟空与观音菩萨的问答，讽刺菩萨的所谓“消灾”之说。他的金毛猧下凡占据了朱紫国王位、王后，菩萨却说是“与朱紫国王消灾”，旁批：“以生灾为消灾，佛眼都是如此。”总评又曰：“识得生灾乃是消灾，苦海中俱极乐世界也。此《西游》度人处，读者着眼。”以反讽语揭破佛家的“消灾”说悖乎常理，入木三分，对读者大有启示。

粗略地分析过李评，不能不承认它虽然比较简单、零碎，但却较其后出评本贴近《西游记》的实际，阅读感受最符合这部小说的艺术特征，近世名家的评论也基本上没有超出它所提到的内容，应当认为是颇可宝贵的。

《西游证道书》的评点者署名“钟山黄太鸿笑苍子、西陵汪象旭憺漪子同笺评”，或“西陵残梦道人汪憺漪笺评，钟山半非居士黄笑苍印正”。汪憺漪，名淇，字象旭，杭州人，还编有《吕祖全传》，与人合编《尺牍新语》。黄太鸿，名周星，字九烟，江宁人，明末进士，曾官户部主事，明亡后不仕，康熙十九年（1680）投水自尽。《西游证道书》卷末有黄周星跋语：“笑苍子与憺漪子订交有年，未尝共事笔墨也。单阏维夏，始邀过蜩寄，出大略堂《西游记》古本，属其评正。”汪淇《吕祖全传》刊于康熙元年（1662），跋中“单阏”当指康熙癸卯，即康熙二年（1663）。《西游证道书》约刊行于这年。又据吕留良《东村诗存》有《寄黄九烟》，首云：“闻道新修谐俗书，文章卖买价何如？”“谐俗书”当指此《西游证道书》。汪淇编印书多种，可能为杭州书坊主人。所以，《西游证道书》的主要编纂评点者应是黄周星。

《西游证道书》，顾名思义，其批评在于证道。这一点在卷首伪托元人虞集的序里做了说明。序中说《西游记》：“所言者在玄奘，而意实不在玄奘；所纪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耳。猿马金木，乃吾身自具之阴阳；鬼魅妖邪，亦人世应有之魔障。虽其书离奇浩汗，亡虑数十万言，而大要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收放心而已。’盖吾人作魔成佛，皆由此心。此心放则为妄心，妄心一起则能作魔，其纵横变化无所不至，如心猿之称王称圣而闹天宫是也。此心收则为真心，真心一见则能灭魔，其纵横变化亦无所不至，如心猿之降妖缚怪而证佛果是也。”书中各回前署“憺漪子曰”的评语，也多杂以佛语、道语，说明成佛作魔只在“心”之“收”“放”。

这个意思，在《西游记》里的诗赞中原是有的，李评中也曾说到，只是没有反复阐述。明末的谢肇淛在其《五杂俎》里就把它当做了《西游记》的大旨，谓：“《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



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这种对《西游记》的深层旨意的解说，并非《西游证道书》的创意，而且后世还有人响应，鲁迅先生曾半推半就地认同了，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假欲勉求大旨”，谢肇淛所说的那段话，“已足尽之”。这种解说之所以为不少人认同，不仅是由于《西游记》原本便有，而且是由于儒、释、道三家都可以接受，劝人正心，谁说不宜，也比较容易用各自的语言去附会、解说。然而，这却只是就《西游记》的主体故事，即孙悟空前作魔后皈依、降魔所做出的抽象概括，抛弃了在这个故事的大框架里所写入的内容，所蕴涵的嘲谑神佛的思想、意趣。从这个角度说，《西游证道书》较之《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是倒退了，远离了小说的实际。

虽然如此，《西游证道书》还是有可取的内容。它虽然是间用佛道之说，以“心”为善恶之源，讲五行相克之理，表面上说是证“成佛作仙”之道，喋喋不休，令人生厌，但是本意实则是要证为人处事之道，其中固多世俗之见，却也不乏借题发挥的愤世之音。举例如下：

第五十七回写真假孙悟空，总批：

二者一之对，一为真，则二为假。既有假行者，自有假唐僧，假能、净、白马矣。而前此复有红孩之假观音，后此复有黄眉之假佛祖，然则何人何事不可假耶？尝见屠纬真《昙花记》中有假地狱之名，谓冥中设此，以待世间假才名、假气节一辈者。呜呼！此狱不知虚盈何如耶。

第二十一回总评：

天下人物，莫不皆有本相。然正者可现而邪者不可现，真者可现而假者不可现。白香山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恐惧”、“谦恭”总非其人本相……推此以论，圣贤豪杰，奸雄乱贼，莫不皆然。奉劝世人，宁为其可现者，勿为其不可现者。即如黄风岭上之物，未现本相则为洞主、为大王；既现本相，不过一偷油老鼠耳。

第九十一回总评：

按三犀（三个犀牛精）盘据山洞千年，年年假佛祖收油，其为小民之苦累不知几世几代。而至此乃假手于行者以歼弃，诚所谓恶贯满盈，天网不漏者矣。……世间亦有非犀而似犀者，如田锡所云：“众皆谓金碧辉煌，臣以为涂膏衅血。”观此，亦可以少儆矣！

看来，怀有明清易代之创痛的黄周星，不得已为书坊编评小说，也由于受社会环境的压力，不能畅所欲言，但也不免时而隐约地一吐胸中之磊块。

《西游证道书》对《西游记》叙事艺术的评点，明显地深受《李卓吾先生批



评《西游记》的影响，李评称扬处，此书亦多有行间评称扬，语、意亦多相近。个别地方也有所改变。如第十八回，孙悟空在高老庄变成翠兰捉弄猪八戒，李评认为：“行者妆女儿处，尚少描画，若能设身做出夫妻模样，更当令人绝倒。”此书则是称扬：“篇中描写行者变翠兰处，妙在不真不假，不紧不松，不甜不苦，情文两绝，使老猪笑啼死活不得，才是传神绘影之笔。”应当说，此评是对的，如果要孙悟空模拟女人私事，就不是孙悟空了。李评重在评文笔之幻、之趣、之传神，此书更扩展到行文之转折、情节之波澜，也可以说有所发展。这里就不举例为证了。



二十世纪内，就《西游记》的研究发现了两则重要的文献，一是朝鲜汉语书《朴通事谚解》，一是残卷《永乐大典》。它们并不直涉繁本《西游记》小说，只是勾勒了《西游记平话》的某些轮廓或者说方面，但是我们就此可以看到：繁本《西游记》小说是在《西游记平话》基础上经过再创作而成的，《西游记平话》是《西游记》创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西游记平话》这一创作阶段的确定，以及《西游记平话》面貌的某些显现，进行《西游记平话》与繁本《西游记》小说的比较，更能使我们认识到：繁本《西游记》小说在《西游记平话》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绝不是量的扩大及增加，而是在肌质方面发生了重大的突破；这个再创作过程具有着崭新的创造意义，因此这样一位再创作者的文学史地位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朴通事谚解》所留下的《西游记平话》品质方面的基本点，应该说是崇佛抑道的倾向。《朴通事谚解》关于《西游记平话》的记载，可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属于评价性质的，二是涉及本文的一个具体情节，三是关于《西游记平话》整体方面的几个注。其中涉及本文的一个具体情节，是讲车迟国王信用“一个先生，唤伯眼，外名唤烧金子道人”，“使黑心要灭佛教”，孙行者就与伯眼及他的徒弟鹿皮斗法，结果鹿皮被烧死在油锅里；伯眼比赛割头，被孙行者变作大黑狗把头拖去，“原来是一个虎精”。关于这样一个情节，繁本《西游记》小说第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回车迟国除虎力、鹿力、羊力三大仙的故事是与之相承。但是在《西游记平话》中，孙悟空是一个与道家对立的形象：他的大闹天宫，是与道家最高神界的尖锐对立；他的被擒并被压在花果山石缝中，是道家神系二郎神的法力；他的被救出并被收为唐僧徒弟，相助完成取经大业是观音菩萨相劝的结果。也许在《西游记平话》中，孙悟空并没有完全隶属于佛，但这只能是一个推测，另一个推测则是：孙悟空这一形象是从寺院俗讲《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这一雏形敷演来的。猕猴王是有感于法师西天取经的惊天地动鬼神，于是便自荐助法师一臂之力。这一雏形在特定艺术氛围的出现及显形，自然而然就具有着鲜明的佛教色彩。再由这一带着鲜明佛教色彩的雏形衍化成《西游记平话》中的孙悟空，自然难能蜕变多少。